

星辰
田园
连伟
国良

著



田园晚风

山东人民广播电台《田园晚风》文稿辑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

上初中时的印彩霞(田園)



田園氏影(老早 摄影)



星辰近影



1978年，李连伟与唐爱国、徐桂荣、何云、许冠英等人演出话剧《相亲》。



1972年，李连伟为济南某部战士演出山东快书。



国良近影



《田园晚风》节目组工作人员在工作。(李霞 摄影)



听众的厚爱——田园与连伟在阅读听众来信。(侯贺良 摄影)

序

侯志永

侯志永

1995年1月1日，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了直播热线节目《田园晚风》，很快便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。现在，应广大听众的要求，编播人员又把播出的部分文稿汇集成册，奉献于社会。这是件值得称道的好事。

《田园晚风》是一个情感热线节目。通过谈心方式交流情感、化解矛盾、解惑释疑、明辨是非、开阔胸怀，是办好这一节目的基本立足点。纵览本书，无论是篇章结构还是选题立意，我看都是体现了这一基本原则的。

本书以“爱情”和“婚姻家庭”开篇，可谓颇有讲究。一方面，它点明了为听众所欢迎的这个节目的基本特征，属开篇点题；另一方面，由人的一生情感而论，困惑当自恋爱起始，渐次步入婚姻家庭。这种循序渐进的篇章结构形式，符

合生活本身的逻辑层次，易于为读者所接受。

热心的听众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发现，这个节目的编播人员自始至终鲜明地遵循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路线。作为党的喉舌，作为一名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，这是我们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政治素养。问题是，在宣传教育的过程中，怎样才能够避免那种空喊口号、空谈大道理的弊端呢？

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中，许多“大道理”是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，应该成为指导人们社会实践的理论基础，是不可不讲的。但在讲的方式上，总是板着面孔，拘泥于一成不变的说教形式，那是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的。从本书的章节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作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比如，在谈人生谈道德甚至谈爱情谈婚姻家庭的过程中，作者有意地将一些正确的道德规范和正确的思想认识，生动活泼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意识中。试举一例：书中今年1月15日谈人的世界观那篇文章，作者开篇的一番漫谈，实际上已经将世界观的基本定义和它的普遍性基本讲明。然后，话题一转，开始讲述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故事，通过广东一妇女因为迷信愚昧伤及他人的事例，点出了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反动性和危害性，最终导出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意义。这种层层剥笋、有事实有道理的说理方式，应用在这里，很容易引起听众和读者的共鸣，在现实的社会思想教育中，也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。

像这种例子，本书可谓俯拾即是，读者自会体会而有所得。倘若再能举一反三，则更将无憾于作者的辛勤付出了。

在新时期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，无论是就《田园晚风》节目的形式内容而言，还是就本书的篇章结构文章立意而言，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种生活意识的新的探索。尽管作者为此付出

了巨大的努力，但难免存在一些幼稚偏颇，也难免流露出一些呆板说教的痕迹。好在这些问题正在被逐步克服，由不成熟而趋于成熟，这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。瑕不掩瑜，归根结蒂，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书。

1996年春记于山东人民广播电台

目 录

序	(1)
星辰的话	(1)
田园的话	(4)
连伟的话	(8)
国良的话	(11)
爱，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多棱镜	(13)
婚姻家庭——永恒的“围城”	(43)
撩开人生的帷幕	(99)
大“道”通天	(127)
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	(143)
搭通心灵的桥梁	(171)
田园回音壁	(199)
编后语	(220)

星辰的话

在广大听众朋友的热情鼓励下，我们这本家长里短闲聊集终于问世了。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建议我们《田园晚风》节目组的几位同仁各写一份自传。

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来说，这自传实在是难写。因为回顾自己所走过的人生路程，自我感觉是出奇的平淡，平淡得简直就像一泓没有涟漪的池水。难拂编辑一片热心，谨略记个人小传于下：

我本姓宋，名建设。中共党员。1953年出生于青岛，祖籍山东郓城。父亲原是某大学历史系副教授，早年离休，1994年因病过世；母亲也就职于同一所大学，为医生，现离休在家，颐养天年。

按说，出生在知识分子的家庭，我应该是像在蜜罐里泡大的。确实，在我十几岁之前，尽管外面的世界有着种种天灾人祸，我们一家日子过得倒也算是安安稳稳。后来，“文革”开始了，父亲受到冲击，原本平静的家庭生活掀起了狂涛巨澜。于是，当时尚不满16周岁、仅仅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的我，便随着上山下乡的大军，插队到当年济宁市南阳湖边上的一个不算很小的村庄。

实际上，我下乡的时间还不大到两年。赶上城里招工，村里的乡亲们想方设法，把我送进了工厂。之所以要想方设法，是因为当时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招工政审这一关很可能就过不去。

为什么不到两年的时间，我同乡亲们就建立了如此深厚的感情？说来也很简单，只有两个字：诚与情。农民朋友是非常朴实的，你说得天花乱坠，他仍是无动于衷，主要还是看你的行动。我这个人生性木讷，不善言辞，干活倒是挺卖力气的，无论队里安排我什么活儿，总是能够实实在在地去干。这样，首先从感情上就与乡亲们有了沟通。慢慢地，与大家混熟了，庄稼活也能拿得起了，这时，我就试图去帮助别人。比如在锄地的时候，咱身大力不亏，很快就锄到了地头。那时候干活是出集体工，谁先锄到地头，就可以休息了，等到最后一个人跟上来，再锄新的一垄。而我总是再回头就手帮帮那些体弱年迈的乡亲。

一位乡亲得了一种怪病，叫“脊髓空洞症”，很痛苦。我把他带到济南，请了位专家给诊治，安排他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冬天，母亲每天为他打针、针灸。结果，他的病虽然无法根除，身体却壮实多了。刚到济南时，他走路需要别人搀扶。到了后来，他竟然能够独自一人来回跑十几里路去逛百货大楼了。隔了好多年，这位乡亲还带上湖里的水产，特意来看望我们，只是那时碰巧我在外地，没能同他见上一面。

乡亲们是很认真的，你为他们付出一滴水，他们总要以涌泉回报。我当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，由农村调至工厂的。农村生活是我迈入人生之途的第一堂课。虽然这堂课上得苦了点，但是收获颇丰，最起码使我明白了做人的一个基本道理：“以诚感人者，人亦以诚而应。”

“文革”以后，我们家又恢复了过去的平静。将近 20 年

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，这期间，我调回了济南，又在大学读了几年书，学的是中文。后来，娶妻生子，生活又慢慢沉入了平淡之中……再后来，我就结识了无数的《田园晚风》的听众朋友。

无论富贵贫穷顺达乖舛，说到底，人的一生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。当若干年后，回味把玩这个过程每一个细节时，如果萦绕我们心头的总是一份对生命的满足、感激和喜悦，那么，我想，这样的人生，不管它是多么平凡，都应该算是充实的和有意义的罢。

田园的话

岁月悠悠，转眼已届不惑。如果按自然界的春夏秋冬来比喻人生历程的话，我已经走入秋天。走进秋天里的女人，心里有更多的感悟，倒不是那收获的喜悦，而是万物的凋零，使人不禁感到些许危机和紧迫，并伴有淡淡的忧伤和失落。那青春的美好不再属于我，而人生的追求却仍在延续。

大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，对自己童年和少年的事，都不太情愿启齿。较之现在，那真是一个荒唐、贫穷的年代。物质的贫穷带来精神的匮乏。记得前些日子，电视连续剧《年轮》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，尤其是前几集，直把人看得热泪盈眶。那个年代就是这样，饥肠辘辘的滋味让人终生不忘。小时候，我家门前有几棵高大的杨树，春天，树上刚刚生出嫩黄的绿叶，就有人爬上去把叶子捋个精光。于是，那树又还了冬天的模样，光秃秃的。至于那树上结出的“毛毛虫”，用水把苦味泡去用来包大包子，我一口气就能吃七八个。直到现在，我还请母亲在春天的闲暇捡一些来，慢慢咀嚼，真有一番别样的滋味在心头。这树叶和野菜是多少人家餐桌上的主食我不太清楚，可我知道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浑身浮肿、脸色蜡黄。贫穷是残酷的，它能剥夺春天那盎然的生机，也

能剥夺人生那不多的欢乐。我的童年便是在“三年自然灾害”中度过的。

自然到了上学的年龄，我也背着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书包蹦蹦跳跳上学去了。可是，上学的新鲜感还没消失，那场旷日持久、空前绝后的“文革”便铺天盖地、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大地上“运动”起来。大人们不必去兢兢业业地工作，学生们也不必去认认真真地上课，这倒合了小孩子的天性，那就是有足够的时间去玩耍、去闲逛。就在这玩耍和闲逛中，我虚度了少年时代。人们总是用年富力强来形容40岁左右的人，诚然这些人也确是各行各业的中坚，他们为人民、为社会奉献了很多，创造了很多。但如果没有那10年的“悠闲”，他们为社会创造的财富，会不会是现在的几倍或几十倍？时光不会因为人们的追悔而倒流，人们唯能做到的就是把握住现在的分分秒秒。

“苦尽甜来”，这句话虽不会在每个人的身上得到应验，但我却荣幸地尝到了“甜”的滋味。如果把童年的贫穷、少年的枯燥看成是苦难的话，到了青年时代，命运开始垂青于我。1974年底，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，我插队到了泗水县一个叫石漏大队的小村庄。10个月的“农民”生涯，我虽不曾尝过“劳其筋骨”的苦楚（因为在公社宣传队，不过唱唱现代戏，跳跳舞），但却充分领略了山里农民的善良正直、憨厚纯朴。

翌年，小我2岁的弟弟也插队来到我所在的村庄。很快便听到了招工的消息。人心开始浮动。是啊，我们那时几乎天天喊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，可又有几个能扎根农村，矢志不移呢？许多知青的父母来了，为孩子的前程奔走。我的父母没有来，我本人也在麻木地等待。“上山擒虎易，开口求人难。”秉性所致，我这一辈子恐怕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为图私利而求人的。事情有时也怪，我竟出乎意料地接到公社的

招工通知，得以顺利返城。我被分配到齐鲁石化公司炼油厂铂重整车间。上班半年后，我接到了年仅 18 岁的弟弟死于雷击的噩耗。那是 1976 年。1976 年，是我们国家，也是我们这个小家的多事之秋。弟弟是在夏季里一个雨天前往县城投送新闻稿件的途中被雷击倒的。就这样，弟弟去了那人人惧怕、却人人迟早都要去的世界。弟弟的猝死对于我们全家无疑是个晴天霹雳。现在想起弟弟，我仍然泪流不止，以至于我现在仍然坚定地认为，我事业上的一路绿灯，都是弟弟为我亲手打开的。弟弟为我、为他唯一的姐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因为当时没有弟弟的铺垫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返城的，不返城，怎能有今天的我？

那时作为一名工人，每天 8 小时的工作、1 小时的政治学习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。由于年轻的缘故，在政治学习时，大家每每推荐我来读报。播音员的天赋正是在这每天的朗读报纸中表现出来的。有一天，下了夜班的我正在宿舍里酣睡，突然被人从梦境里推醒，告知我明天去济南参加省电台举办的全省播音员培训班。这消息，对我来说，天上掉馅饼算什么，简直就是天上掉金元宝啊！带着狂喜、带着莫名其妙（为什么，是谁让我去学播音，当时我无从知晓），几乎没想到给车间领导打个招呼，就迫不及待地来到济南，从此开始了我的播音生涯，也从此完成了由一名工人到一名播音员的过渡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推荐我学播音的，原来是我同车间的一位姓张的师傅。张师傅是我们车间公认的才子，那时他常搞点文字写作，送往公司广播站。那个时候的人就是这样朴实，为你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，却从不在你面前卖关子。张师傅也是这样。从济南回来后，我在齐鲁石化总公司广播站一干就是 4 年。

4 年的播音生涯，让我多了一些人生的阅历，也有了一些

工作的自信。凭借一股青年人的冲劲，我独自闯到山东电台来碰运气。原来也没抱多大希望，1个月后却接到了调令。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得不可思议。那是1980年，我当时24岁。

时间的步伐有3种：未来姗姗来迟；现在像箭一般飞逝；过去永远静止不动。当它（时间）缓行时，任你怎么急躁，也不能使它的步伐加速；当它飞逝时，任你怎样阻止，也不能留住它的步履；任何后悔，任何魔术，也不能使静止移动一下。

莎士比亚说：时间的大钟上只写着两个大字：现在。

聪明人总是善于把握现在。不要为未来而发愁，也不要为过去而后悔。走进秋天里的我，会努力去做一个“聪明人”。

连伟的话

我叫李连伟，今年四十三，
民族是汉，性别是男，出生在济南。
个头一米七，形象算一般，
据说胖了点，可都夸面善。
从小爱文艺，总想当演员，
说过“对口词”，演过“三句半”。
有一回话剧里面演老头，
粘胡子不幸发了炎，
下巴颏肿了大半年，
我说得一点儿也不玄。
七零年入伍当了兵，
到部队还是搞宣传。
跳过西藏舞，演过“胡汉三”，
排演“样板戏”，由咱掌鼓板。
说相声，演小品，
快板书说得观众还挺喜欢。
全国调演得大奖，
七五年调到前卫歌舞团。